



說苑卷第十七



鴻嘉元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

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

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以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

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

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

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

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畧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

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坦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無其人直私意不能無贊之身涉蔽塞之之主犯不測之罪傷侯李斯天下所謂賢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謂無強敵也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說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

不能去制敵積功不
久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
山積其所欲以至其
以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
云人知其一莫知其
也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
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

世有明於事情不合
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

明於事情者弟子問
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

王夫差不聽伍子胥
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

嚭公孫雒偷合苟容
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

子沉身江湖頭懸越
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

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公意武王伐紂

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
盡忠剖心而

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
禍欲合人心

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
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
心閉塞無可從

出者

和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
是唐姑讒之復

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
所聽者易也

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又甘
為苦非味之

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增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之無親自南宮

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時而後重

有勢而後行微夫一子之賜立之道死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

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

知輒在衡後務大者固恐小智伯與人亡多籩

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

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上下

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泊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以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士者不同道

其趣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仁而已何必

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思子庚為臣

若之則也激也若是乎賢者之益於國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

賢則士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

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

之妻吾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

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

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膳肉

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

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故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
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
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
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
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
未視之狗耳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
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
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
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

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
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
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駟倚衡負軛而
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
之狸子將鎡鋸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
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錢之錐今子持楫乘偏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
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
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

狗耳

甘茂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騶駟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茂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為回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

顯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雁鳥就焉不擊手衆

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鱸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覲晞土所以然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

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

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

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

子路不悅投石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

脩樂不休子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

不應樂終而曰昔者齊桓霸心生于宮中踐

霸心生於會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

則思不遠身一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

是興明白免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

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

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仁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齊桓困於長勺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燠燠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言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 祭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譜詩書禮不伏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
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
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
有故舜耕歷山而進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
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
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
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
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

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自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
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
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
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
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行王良造父
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
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



原件短缺

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
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不唯其遇堯也使
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
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
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
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
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關孔子止之曰
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
之用者也

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問何其雜也子
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鑿之門多疾人
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
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
淵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環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環子
心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
南環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

不疾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
行行止吾山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
可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
鼃龜不敢居有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
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
取過鼃龜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
心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
而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

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
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
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人而身親之
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櫜櫜有何也
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
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
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
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其自如也

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實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二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天子見

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取親其忠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

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務

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惟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侈不足則儉無禁則

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奢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

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

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尊事如賢者

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

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之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一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也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兩之非其人如聚礮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跣斬而復行者何以輔是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

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
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
水者君子比德焉遍子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
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
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

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
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也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

似力也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

之下也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

者障也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

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

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

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

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溥將其茹魯後矣止
在泮以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
夫山龍從巖巖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
物立焉而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
息焉日月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
雲風過也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
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山之謂矣
玉有六立文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
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

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
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
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
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
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
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
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
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

治而後孝子生而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道時反而後謙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言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曰天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坐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以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菲裘提執精氣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以幹之敬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七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太官劉向上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賅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

明之故。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察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氣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內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

視三公也

四瀆以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其湯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區兩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雨云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煙江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禘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相常騫曰為臺昔也急臺成君何為不道焉公曰然泉昔者鳴

其設耳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
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
白茅爲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
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
聞估人住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
之治也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
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
亦言微北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
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
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
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
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
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虫蔽天冬雷夏
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
星並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一世立又重其

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土辰星出於四孟
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龍
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
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
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
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
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
失其性高土曰黍中者稷下者稗蒲葦管蒹之用
不乏麻麥黍粟梁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
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十七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
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
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
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山川崩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
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之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
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爲能大歛雲雨爲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博而大故

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
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
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
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
房心尾箕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
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
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
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其皆發於地而華
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

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攬槍彗孛旬始枉矢
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
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
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告
祥古者有主四時者王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
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
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
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
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
前辭曰騫為君攘臬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
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
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
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
為一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
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
絕而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問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
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
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
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
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
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
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春旱
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
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
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
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鼓而懾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
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
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
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
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
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
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宗在高山廣水寡人欲

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

雨民盡得種樹且乎其惟以德也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

夫天地有德合

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

化有時矣時得

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

矣是故人主而一

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

行不能言不能

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

月生齒而後能

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顛

合而後能言十六

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

陰窮反陰故陰以

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

生齒八歲而毀齒 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
而生齒七歲而毀齒 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
肖者精化始至矣 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支
施亂化詩云乃如 八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
知命也賢者不然 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
也不見道端乃曠 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
我乎城隅愛而不 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遥遥
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
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
為一尺十尺為一大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
銖二十四銖重一两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
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
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
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麇身牛尾圓頂
一角含仁懷義音由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

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
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
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
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頭魚
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
雞嚼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真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
鳴曰發明晝鳥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
曰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
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
雨此謂鳳像矣惟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
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
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
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
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
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
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

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雍雍喑
喑此之謂也靈龜文玉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
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禦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
時文者象二十八宿地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
象月于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
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能為高能為下能為
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
其高也淵乎其下也溥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
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
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鷦鷯鳳皇來儀此
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象而生同為一秀六幾盈車
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
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
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
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

不加刻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
其人譚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矣夫天之無
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
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
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
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神鄉食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
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

佞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殛
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忌民神痛怨
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一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而與亦有以亡昔夏之圃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祀
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鷖鳴
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
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
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

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五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甯見鬼神之見也下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鬯往獻焉

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里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矍然而視上有頊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

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道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以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矣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墮會指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僿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集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

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集之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
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
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
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王展親也
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上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
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羗羊也非狗也桓子曰
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
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
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
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
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
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

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也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覓子產賜之莒鼎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

公拜頓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蓐
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
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
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聞之
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
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
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
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

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
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
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
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
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

食獮獮食駮駮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
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
平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
者辱三自誣者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
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霸王之主鳳鳥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
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
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
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凡嘗
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
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
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
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
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
師曠解履刺足伏別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
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魚而
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
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蒺藜藿人主堂廟不

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
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
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
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
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穀三日信乎
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
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
兩穀三日畜風之所飄也兩血三日鷲鳥擊於

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
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
其諸卿債其大夫比黨以來祿爵其百官肆斷
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
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
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
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
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子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鑿也以管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詐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肅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

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
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訖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
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
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
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
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
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
曰多將煇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
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
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
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
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
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
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
聖人也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臚而夢有五丈

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
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
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畧而駭獸故殺之斷
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
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
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
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
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苑人有知
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過於疇中問曰
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
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
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
善乎何溝之下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
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
不主杜繆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八

海昌吳兔牀先生以宋本說苑見示乃咸淳乙丑所
刻予取以校叢書程氏榮刻本其立節篇云比干殺
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
成其廉程本脫尾生句則與下文舉忠舉信舉廉之
語不應又復思篇蘧伯玉得罪於衛君一則程本所
無此舊刻之可寶也然予尚有疑者晁氏郡齋讀書
志叙說苑篇目避宋孝宗諱易敬慎為法誠而此本
不易且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說苑間
出今二十五篇之外王厚齋南宋人也撰困學紀聞

說苑卷第十八

海昌吳兔牀先生以宋本說苑見示乃咸淳乙丑所
刻予取以校叢書程氏榮刻本其立節篇云比干殺
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
成其廉程本脫尾生句則與下文舉忠舉信舉廉之
語不應又復思篇蘧伯玉得罪於衛君一則程本所
無此舊刻之可寶也然予尚有疑者晁氏郡齋讀書
志叙說苑篇目避宋孝宗諱易敬慎為法誠而此本
不易且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說苑間
出今二十五篇之外王厚齋南宋人也撰困學紀聞

引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云云此本亦無
之則是書之闕佚者多矣校勘既竣因還其書而錄
所疑於後甲辰二月仁和孫志祖跋



